

世界最大航母入水 17小时便沉没

计。”阿部下令：“不准开火！我们不能上当。”

事实上，“信浓”号发现的正是美国的“射水鱼”号潜艇。“射水鱼”本来是要援救因轰炸东京而坠海的飞行员，后来计划取消，才游弋在这一带海域待命。巧的是，当时“射水鱼”的雷达出了故障，潜艇被迫浮出海面准备修理，可是雷达又不得不开机，这才进入日本人的视野。

21时左右，美艇长接到报告说，前面发现了日军的航母。艇长于是冒险向珍珠港发出电报，要求附近潜艇支援。翌日2时42分，一名通信官向阿部报告：“发现敌潜艇在发

电报，强度很大，敌艇离我们很近。”阿部认为那电报一定是联系埋伏好的美舰群开始攻击，于是，他命令航海长调整航线前进。不料，慌乱中，“信浓”号竟然自己送到了“射水鱼”的枪口下。

3时过4分，当“信浓”号离美潜艇只有12公里时，美军立即向这个庞然大物发动了猛烈攻击。在很短的时间里，“信浓”号接连被4枚鱼雷击中。舱室被撕开了十来米宽的口子。就这样，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处女航仅仅进行了17个小时便沉没了。

摘自《文史月刊》

谁。在所有人眼里，她不过是个普通女子张洗非。

她已不大记得小凤仙的生活，华裳美服，琴棋书画，迎来送往。然后星火一样遇到生命里的那个男人。他像一道光，照亮了她的整个生命。然后光灭了，她的生命黯淡下去。

她跟李姓男子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她不曾真正了解他。她只是用他来逃避自己心里的那段记忆。可是，是他给了她一个家的全部温暖。她是明白女子，她何尝不明白，即使蔡将军活着，他们之间，也就是一段佳话，如此而已。

而他，用真心待她。他希望她所有的伤都能在平淡的岁月里不治而愈，一如他做的一粥一饭，平常却养人。

她很庆幸遇到他，他一直陪在她身边，给她最平实的温暖。这便够了，不是吗？

当她终于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人生道路，他颤抖着把那张跟随了她一辈子的照片放在了她的衣袋里。泪水从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流下来。

一辈子，他没对她说过那个爱字。他不是小凤仙或者是改名叫张洗非的女子知音，但是，有些感情，融进了血液里，比水浓。

那也是爱情。

陪她走完人生最后每一天的 人，不是蔡将军，而是他。

爱你的春光明媚的人无论有多少，爱上你风卷残荷的，一人足矣。

摘自《幸福·悦读》

美文闲读

不久，在女仆陪伴下，她两腿发抖地走出家门，雇了一辆马车，来到一个教堂，和她的恋人悄悄地结了婚。没有一个亲人在场，可她内心无比激动，她想象着有多少妇女们站在她站立的地方举行婚礼，她想象着她们中有谁如她幸福，有理由全心全意地把爱献给她丈夫。

走出教堂，对新人只能暂时分手。踏进家门前，她万分不舍地按下新婚戒指。一星期后，她带上她忠诚的女仆、爱犬以及用20个月时间积攒起来的情书，永久地离开了家门，离开了英国，渡过英吉利海峡，奔向欧洲大陆去了。这时，她才得以用白朗宁夫人的身份与人交往。

之后的四年，这个本来缠綿床榻的诗人，竟成了登山涉水、探幽访胜的健游者：威尼斯、帕度亚、米兰等地都留下她迷人的身影。在米兰，她甚至紧随丈夫，一直爬到了大教堂的最高处。一年后，她竟给小家庭添了一名男丁。在给妹妹的信中，她满怀幸福地写道：“爱情，本是一朵烟花。”

两人在一起又度过了15年的幸福时光。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倦，依在丈夫的胸前安然睡去。仅仅过了几分钟，她的头忽然垂下来，再也无力抬起，永沉梦乡。佛罗伦萨人为了纪念她，以市政府的名义在她生前寓所安置了一方铜铸纪念牌，简单地写道：在这儿，她生活过、写作过。

摘自《特别关注》

的事业，因为有了你的母亲，因为有了你们……

第二天，父亲走了。这是我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一份遗赠。我的母亲，在临去前也曾说过同样的话——我很知足，我很幸福……一个人的生命，即使在遭受无比痛苦的折磨，即使是在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也依然可以感知人间的温暖与幸福。人的精神是任何化验单都无法呈现的，幸福无处不在，只要精神屹立，死亡也为之匍匐。

很多东西，都会因为岁月流转渐渐地褪去它们生动的颜色，唯有我们对幸福的追求，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意义，感受到人生价值的庄严。当我们一己的生命，和一个辽阔的宇宙相联系的时候，我们渺小的存在，就变得深厚和绚烂。我愿从此以微弱跳动之心，做真诚美善之文字，以应答沧桑无序的人间。

摘自《北京晚报》

我们都感到满意，画得很有气势嘛！”

周总理顿了顿，接着说：“不过我觉得画幅小了些，还要加宽加高，现在的尺寸是多少？”总理的视线落在傅抱石和关山月身上。

关山月答道：“宽7米、高5.5米。”

周总理听罢，明确地说：“至少要加宽2米，加高1米。”他见傅抱石、关山月点头同意，然后继续道：“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物一比就显得不相称，至少要加倍放大。”

傅抱石、关山月当即剪了几个太阳模型，最后挑了一个最大的贴上去，周总理点头表示满意。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傅抱石、关山月将画扩大到9米宽、6.5米高。

毛泽东题写“江山如此多娇”

1959年9月底，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已近尾声，按计划“江山如此多娇”七个字由毛泽东主席题写，可主席正在作建国10周年大典前的最后一次考察，此时不在北京，怎么办？

陈毅和郭沫若找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表态：打电话给毛主席。

主席听了汇报，心情十分开朗：“你们做的这项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我当主席的应当全力支持……”

主席当即挥毫，一口气书写了4条“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的书法是举世公认的，但即便如此，主席还是十分认真，便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想从4条“江山如此多娇”中挑选出最好的一幅，可挑来挑去，主席一直摇头。

后来，毛泽东想了个办法，便在写得较满意的字下面画了圈，并写了“选字由恩来定”。

周总理请来了郭沫若、吴晗以及傅抱石、关山月、张正宇一同挑字，挑出大家公认的最好的字，组合成了“江山如此多娇”。

周恩来总理点头后，对身旁的我国著名书法家张正宇说：“下面的工作就看你的了，临摹并描到画上去这两步工作一定要做好，字不仅要像，更要真。”

张正宇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将“江山如此多娇”临摹并描到画中去。

据说，这几个临摹的字，毛主席看了以后也赞不绝口。

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出自两位当代中国画坛名师之手，又有毛泽东主席为该画所作的手书，自挂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之日起，便成了传世之作，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画作本身。

摘自《中外文摘》

编辑 李昆霞 校对 王建英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史海拾珠

江山如此多娇

一幅传世名画的诞生

1959年5月，关山月作为中国较富实力的中青年画家独自一人赴欧洲举办画展。

5月中旬，当关山月结束巴黎画展，准备赴意大利继续举办画展时，他接到荷兰驻法大使馆朋友的传信，说中国政府要他放弃画展，立即返京。

陈毅召见两位画师

关山月一到北京，还未休息，便被陈毅召见，同时被陈毅召见的还有傅抱石画师。

陈毅见到两位画师十分高兴，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国家搞了10大建筑，人民大会堂便是这10大建筑之一，国务院办公厅已作决定，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过道内的大型国画将由你们两位合作完成。”

傅抱石与关山月忐忑不安。因为首先是任务相当艰巨，他们约略估算了一下，画面至少要7米宽5米高，如此规模的巨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也属罕见；其次，他们两人画风迥然不同，且过去从未合作过，构思能想到一块吗？笔墨能协调和谐吗？

不过令傅抱石、关山月欣慰的是：负责这幅画创作工作的还有郭沫若和吴晗，想到这些，两位画师心里也便宽松了许多。

郭沫若说：要画东升的红太阳

对于大型国画的构思，齐燕铭说：“国务院批准了郭沫若、吴晗的建议：以毛泽东主席写的‘沁园春’（《咏雪》）词意为题材，主题是‘江山如此多娇’。”

在傅抱石、关山月合作初期，在构思草图时，由于老是在“沁园春”词里的具象上兜圈子，在意象上提问题，抓不到要领，打出来的草稿，一次，二次，三次都通不过。

正当他们陷入重围，无法突破时，一天，陈毅来了，郭沫若也来了，还有吴晗和齐燕铭。

陈毅用四川口音问郭沫若：“画画也跟作诗一样吧，最要紧的是立意，对不对？”

“对！”郭沫若轻轻点了点头。

陈毅眼睛一亮，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江山如此多娇’嘛，应先抓一个‘娇’字。怎样才能体现江山之‘娇’呢？”

陈毅卖了个关子，顿了顿，然后

说出他的具体意见：“图中应包括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白雪皑皑的西北高原，郁郁葱葱的江南大地，还要见东海，总之地理要包括东西南北，季节也可包含春夏秋冬，只有这样才能概括祖国的壮美江山，只有这样才能‘娇’得起来，才能体现‘多’的磅礴气势。”

傅抱石、关山月听罢顿悟，击掌道：“陈总的意见真是太好了，太及时了。”

他俩心头茅塞顿开，思路豁然开朗。两人一一将构思倒出，陈毅和郭沫若频频颌首；他们越议越鲜明，越谈越具体，一幅草图呼之欲出。

过了，关山月问：“那画中可不可画太阳？”

郭沫若扶了扶金丝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毛主席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在解放前，所以说‘须晴日’，现在解放10周年了，还不出太阳？我看应该画上东升的红太阳。”

周恩来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9月中旬，凝聚了傅抱石、关山月心血的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已经收笔。

一天，他们接到通知：将画挂到人民大会堂去，第二天周恩来总理来审定。

总理一见到傅抱石、关山月，不用别人介绍，亲切地慰问道：“你们辛苦了，我代表主席感谢你们！”接着又乐呵呵地说道：“没想到你们还很年轻啊！”

随即，周总理、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手掌对《江山如此多娇》初挂表示祝贺。

从掌声里，傅抱石、关山月悬着的心放下了，心绪伴着掌声起伏。

是啊，3个多月，100多个日日夜夜，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江山如此多娇》创作中去，两位画师连星期天也从未与家人团聚过，关山月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体重下降了5斤。

周总理看了许久许久，然后移步三番五次地上下阶梯俯视仰望，左右距离、近距离地看，还爬到画的左右两侧的最高处反复审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等总理上下左右、每个角度都仔细地看了，这才脸露笑容，对着在场的人发表他的意见：“我和陈总的意见一样，都觉得画得好，我们都觉得画得好，

活了起来。

多么美好！

桌上的这一页白纸，几天前它就空洞地展开着，张着嘴等待我去填充，如同一个空虚的朋友，饥饿地等待着灌输。然而现在，我对它依然不置一词，可这张白纸却分明在我的眼睛里忽然涂满了字，充满了内容。电话机安静地卧着，像一只睡着的小动物。但是，它的线路却时时刻刻在我和我的对话者之间无声地接通着，我无须拿起话筒，交谈依然存在。

泰伊的《弥撒曲》远远地徐徐地飘来，其实我并没有打开音响，那声音的按钮潜藏在我的脑中，只需一想，那乐声便从我的脚尖升起。我甚至不是用耳朵倾听，而是用全身的肌肤倾听。

天色渐渐黯淡下来，我一个人倚坐在沙发上，看着室内橙黄色的灯光与窗外正在变得浓稠的暮色，看着它们小心翼翼地约会在玻璃窗上，挤在那儿交头接耳。再仔细倾听，窗外的树叶似乎也在絮絮低语，间断掉落的树叶如同一个个逗号，切割着那些凌空曼舞的句子。

……

你肯定有过这样的感觉。

这种时刻，所有的嘈杂纷争、抑郁忿忿，甚至心比天高的欲望，全都悄然退去了，宁静、富足，甚至幸福感便会从你的心里盈盈升起。

摘自《广州日报》

了凶猛的吼声，凌厉地从它的口中，夺下牛肉，并威吓性地竖起全身的鬃毛，毫不客气地赶走了同伴。被赶走的狮子，很不服气地站在一边。

这回，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指认：后面那只看起来凶悍而蛮不讲理的，一定是儿子，因为孩子往往霸道、自私。

解说员笑着摇摇头，你们说错了，后面那只看起来凶悍一点的，恰恰是爸爸。

年轻人不明白了，怎么爸爸和儿子抢食物，一个爸爸，不是应该呵护自己的孩子的嘛？难道动物界和人类不同？

一个狮群，一般只能有一个成年雄狮，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一旦长大了，就会被狮爸爸毫不客气地赶出狮群。解说员解释说，也许正是为了让它日后能够单独生存，狮爸爸才对自己的儿子特别凶狠，特别不留情面，特别不照顾，其实，那也是一种爱。

年轻人恍然大悟。原来，爱，是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的。

摘自《杂文报》

安静的力量

陈 染

清晨，伴着“沙沙”的雨声醒来。我蜷缩在床上，眼睛却眺望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深褐色的秃树干。尽管屋里依然是冬天那一种暖暖的干燥的热气，但我可以预感，房间外边已是早春的湿湿润润的气息了。

迅速起床，推开阳台上的窗户。果然，一股湿淋淋的由土地呼出来的雨水的味道沁入干燥的肺腑，我感到所有沉睡一冬的小虫予肯定都会在这个雨雾蒙蒙的清晨睁开眼睛。

阳台上的龟背竹又长出了嫩绿的新芽。回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浑然一体的宁静的氣息了，甚至，已经几年没有看见早春时节街道两旁满眼的树木是如何发芽抽叶的了。一直以来，城市的噪音、人群的纷争以及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的压力，使我对身体这些安宁的事物几乎视而不见。不知这是第一场春雨，还是什么莫名的奇怪的引力，这会儿我终于重新看见了它们，一时间，竟恍若隔世，惊叹自己何以多时以来浑然不知？

其实，此时天地万物的和谐之感，首先是缘自我近日内心的安静。

这几天，我感到一股奇妙的安静的力量在内心里生长，它们先是一团

模糊不清的东西，进而渐渐成形，然后它们成为一股清晰而强有力的存在——那是一团沉默的声音，它们一点一点地侵蚀、覆盖了我身体里的那些嘈杂，然后一直涌到我的唇边、涌到我的指尖上来。我清晰地听到了它们。这样，我的唇边和指尖都挂满丰沛的语言。我无须说话，无须表达。但是，如果你的内心同我此刻一样恬静，你就会听到它们。

由于它们的存在，当我独自一人对着墙壁依桌静坐的时候，我的眼前不再是一堵封闭的墙，相反，我的视野相当辽阔，仿佛面对的是一片丰富多彩的广袤景观，让人目不暇接，脑子里的线路与外部世界的信号繁忙地应接不断；而当置身于众多的人群中，却又如同独处一室，仿佛四周空空荡荡什么都不复存在，来自身体内部的声音密集地布满我的双眼。

这感觉的确相当奇妙，但外人却难以觉察。它似乎是一种回家的感觉，也似乎是复苏了的感觉。以前很多时候，人在外面，在茫茫人群里，嘴和脚是动着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心脏和血液几乎是死的。而此刻，尽管肢体一动不动，但心脏和血液却都

爱的证据

孙道荣

一群年轻人，在野生动物园内参观。

干枯的草地上，跑过来两匹马。解说员说，这两匹马，是一对母子。你们能分辨出哪匹是妈妈，哪匹是孩子吗？

年轻人盯着两匹马看，大小差不多，斑纹差不多，胖瘦差不多，年龄似乎也差不多，就连神情看起来都差不多，怎么辨别啊？

解说员拿起一把青草，向两匹马扔了过去。两匹马看见青草，飞跑过来。它们几乎同时跑到了青草边。一匹马迫不及待地低下头，伸出舌头，卷起青草，美美地咀嚼起来，另一匹马站在一边，舔着舌头，看着他的同伴，却并不急于吃草。

解说员指着两匹马说，先吃草的

那匹，是孩子，而默默站在一边的，是妈妈。如果只有一把草，一口粮，妈妈总是会让自己的孩子的。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

又跑过来两只雄狮。年轻人一阵惊叫。

解说员指着两只狮子，对大家说，这是一对父子，你们能分辨出哪只是爸爸，哪只是儿子吗？

年轻人盯着两只狮子看，一样大小，一样彪壮，一样彪悍，一样威风凛凛，就连脸上象征雄狮的鬃须似乎都一模一样，根本无法辨别。

解说员拿起一块牛肉，扔了过去。两只雄狮同时嗅到了牛肉的腥味，同时扑向空中，争夺那块牛肉。一只狮子咬住了牛肉，可是，还没等它站稳脚跟享用，另一只雄狮就发出